

飞机场与做梦的男孩

□田守勇

村子西北那片叫做“耷拉头”的农田,包围着一块长方形的场院。与其他场院不同,这里占地多达上百亩,平整的水泥地面,农忙时节用于打稻脱麦,忙完了绝不堆放稻草和麦垛。我打小就知道,那里还是一座——飞机场。

农闲的时候,机场是村民纳凉和小孩子们学骑车、做游戏的乐园,也是父亲有闲时带着我放风筝的理想场地。父亲喜欢糊风筝、放风筝,记得我家存放农具杂物的西屋墙上总是挂着好几个风筝:用竹篾扎成锅盖大小的圆形或五角形,糊上报纸,缀上一段苕绳。有时父亲从地里回来,摘下一只风筝叫上我就跑向飞机场。路两边的麦子还没有熟透,顶着芒刺随风摇摆。每一次父亲的风筝飞上天,翱翔,翱翔,我就呆在飞机场上空,我要是一只风筝多好,自由飞翔,无拘无束。

放风筝的机场有时也会停靠飞机,

是那种张着两支宽大翅膀为农田撒药的小型飞机,每年只在麦苗返青、水稻衍花的时节飞来,干完活儿就走。飞机飞得很低,贴着树梢,在农田上面拖着散开的烟雾轰鸣掠过,村子内外弥漫着呛人的药味。大人们好像和驾驶员很熟,每次总有几个钻进飞机,在空中转悠几圈,从刚落稳的飞机里跳下来时,一脸遮掩不住的兴奋。小孩子不能靠近,更不让上,只能远远地看。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就梦见自己也坐在机舱里,或者娴熟地操纵着飞机,像风筝一样在空中自由翱翔,俯视大地,眺望远方。

但是飞机不是风筝,它身后没有那条牵扯羁绊的绳子,蔚蓝无垠的天空是它的领地,它有足够宽广的空间和视野,以一种向上的力量融进天空,直到远去。

后来,随着生产队解散和分户单干,飞机不来了,飞机场彻底成了场院,排满了麦秸垛、稻草堆,而且开始

坑坑洼洼,凹凸不平了。这时我离开了村子到外面上学,听说飞机曾经来过,在空中盘旋了几圈后就飞走了。我没有亲见,但这又有什么呢?自从第一眼见到飞机,它就带着我的向往飞走了。

“没完没了地去想自己生存的理由或人生的意义,客观地讲,纯粹是庸人自扰。”好像是爱因斯坦说的。虽然有道理,但是别忘了,一个在田地沟渠中飞奔的七八岁的男孩,正是做梦的年龄。我庆幸在农村生长的那些日子,庆幸在我开始油然而生一种叫做理想的情愫的时候,我见到了飞机,感受到一种力量。近四十年过去了,我总会时不时想起,依然记得飞机前面的灯光,一闪一灭,灯塔一般闪耀。

现在见不到那么简陋的机场和飞机了,但是它们的确承载着我的向往,那是我童年的梦,历经风雨,日渐豁亮清晰。

戴着“废物”的帽子能跑路

□杨建东

你猜猜,高中数学考试我能得几分?3分,你别见笑。

那是1973年的事,我在微山中读高中,对数学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老师怒形于色地在课堂上宣布我的“辉煌成果”,说:“3分,将来走向社会是一个废物!”我恬不知耻,也随着全班同学哈哈大笑。我对理科十分厌恶,对语文、历史却情有独钟,分数还不低。

1974年我上山下乡成了一名知青,在欢城公社蔡楼村安家落户,锻炼成长。农事劳动中,见一位操唐山口音、受父株连回乡改造的“反革命子弟”李廷仁,我观其相貌堂堂,谈吐不凡,便和他接近。他说,你不能光干活,还要学习,他把胸中的唐诗宋词、汉赋元曲、写作技巧、文史知识统统倒给我。我天天晚上在烛光下作诗填词,学写散文,而后拿给老李斧正。我手中的笔像脱缰的马一样收不住,向往着郭小川、李瑛、浩然等大文学家的名字后面能排上我。

知青返城参加工作之后,我仿佛加足油的拖拉机在文学的原野上猛力耕耘着,向往着早日摘下“废物”的帽子换上文学家的桂冠戴戴。同事午休,我正创作,同事喝酒,我正作诗,同事子夜酣睡,我正誊好稿子准备寄往大报刊。单位的众美女笑我写瞎了写傻了写呆了,将来连媳妇也找不上。我向往着找个漂亮女作家给她们看。

1984年,县文化馆馆长、我的美术教师知道我爱写作爱历史喜绘画肯钻研,调我去文化部门搞考古,我不负所望,将爱好、热情、责任全部投入到考古工作中。全国的考古学术报刊上屡屡有我的名,中央电视台“大京九”节目露了我的影,省里的学术会议上响了我的声。老同学说,在报纸上读了你的散文,女同学说,在电视上见你了。我的几篇回忆学生时代的小文上了报,顺便让几位同学的名字跟着上了报纸,他们拿着报纸笑得嘴角扯到耳朵。

1993年,济宁市政协委员的桂冠戴我头上,2002年,副高职的帽子戴上了,2009年,国家文物局给我一顶文物专家的桂冠……如今花甲之年,我才懂得这后来的帽子和桂冠都是为了最初“废物”的帽子,由此双足才能穿上勤奋的鞋子,在人生的蜿蜒道路上百折不挠、锲而不舍,脚踏实地地向前奔跑,朝着终生向往的目标奔去,纵然我使出高铁的速度也撵不上郭小川、李瑛、浩然了,但我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只要不死,一如既往。妻子常常讥讽说“六十了,别写了,别挣命找死了”,我边跑边当耳旁风。

向往

(文学博士,《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命题嘉宾 施战军

大半生的向往

□蔡如葛

似是“老王卖瓜”,却是真情实话。从上小学、中学,到读师范,我的作文一直受到语文老师的青睐。每当发作文时,我的心里就激动得敲打起小鼓,因为,老师很有可能又要把我的文章作为范文念给同学听了。老师一边念,一边分析,从几方面肯定其是篇好作文,也指出不足之处。由是,我愈加爱上语文课,爱上当课代表,爱上写作,也愈加敬佩语文老师。看到语文老师的文学知识和素养,我就向往着能在文学领域有所建树。

读师范时,和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结为文友,在图书馆门前的台阶上照了个合影,发誓要奋力攻读图书馆中所有文学著作,以丰富自己的文学知识,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为此,我请求音乐老师同意我放弃学练《钢琴教程》,改吹笛子,因为前者耗时太多。自此,我每到课外活动时间,便一头扎进图书馆里,这一扎就是三年。三年来,每周除学好十几门功课外,还要读三本大部头的文学著作。我读过了古代四大名著,读过了近现代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巴金、老舍、夏衍等

几十位作家的著作,也读过不少中外单行本名著。

读了书,就练笔写作,随读随练。这期间,我写过民歌、散文,往《大众日报》和《济南日报》投寄,也不知寄去多少,只知一概泥牛入海!参加工作后,文兴诗兴不减,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写稿。1989年4月5日,《济南日报》发表了 my 的《栽树》小诗,真是老天开眼,编辑眷顾!这是我的处女作,我愿把它写下来——春风吹来暖洋洋,我和姐姐栽树忙,姐栽桃杏香满院,我栽白杨盖楼房。当时我高兴地把样报看了又看,看完就揣在怀里,睡觉时还把它放在被窝里……报纸贴在肚皮上,我那颗少年的心啊,欢快地跳!从此,我就成了业余写作者。

为充实头脑,提高写作水平,我先后到山师和山大附设的业余大学中文系去学习。在山师学习时,是星期一、三、五晚上去业大,二、四、六早晨五点在单位听学俄语。我去山师是步行,从纬十二路西的工作单位启程,横穿泉城,来回三十里,走三个小时,听三个小时的课,每次

回到单位都到夜里十一二点钟,回单位以后还得熟悉一下第二天要教的语文课教案,不然,早晨听学俄语就不能安心。当时,我任两个班的语文老师,还带一个班的班主任,兼做教研组和共青团的工作,工作确实有点分量,但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在去山师的途中,我常见缝插针地创作首小诗,发表在《济南日报》的《春播》和《绵羊满山跑》就是如此产生的;“文革”中报社闹稿荒时,编辑让我包一版,我一天写出六篇文章按时寄到报社,您说算不算对写作的钟情?

我投稿的路子是逐步拓宽的,从《济南日报》到《济南时报》,《当代健康报》到《生活日报》,再到《大河报》,《三门峡日报》,《平顶山晚报》,《大兴安岭日报》,《晚晴报》,《北海晚报》,《老年生活报》,《燕赵老年报》,《民间文学》等20余种报刊。至今,发表诗文400余篇(首)。寄往齐鲁晚报的稿件失败的最多,采用的也最多,从齐鲁晚报创刊至2015年9月共发表40篇稿子,所发稿件谈不上有所建树,总也算我大半生奋斗的一点成绩吧!

圆梦一课

□姜欣

孩提时代,因为身体残疾不能像正常孩子那样背着书包去上学,所以那时的我非常向往有一天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课,课间和同学们一起游戏,但当时对我来说,这只能是个美好的向往。后来爸爸妈妈买回了教科书和磁带,开始在家里教我知识,就这样,我踏上了在家自学的道路。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文化学习的深入,我学会了电脑打字,还学会了上网和收发电子邮件。在2013年春天,齐鲁晚报征集普通民众的梦想为其圆梦。当我看到征文启事的时候,就想,我从小到大向往的听课梦说不定有机会可

以实现了,所以当天我就怀着激动的心情把向往进入校园听课的梦想发给了晚报,没想到我的文章被发表了,这已经令我高兴不已,更没想到,在两周后,在齐鲁晚报和山东大学的共同帮助下,我向往了多年的听课梦实现了。

记得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在晚报记者孟燕、张中,还有妈妈的陪伴下,兴奋地来到位于山东大学逸夫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准备感受从儿时就一直向往的人生第一课。老师的讲解深入浅出,随着老师平缓柔和的语调,我原本紧张激动的心慢慢平复下来,和山大的同学们一起认真听

完了属于我的第一课!

向往是生命海洋里的风帆,向往是奏响人生乐章激昂的旋律,而我觉得,向往是暂时实现不了的梦想,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只要我们不放弃,为之不懈努力并抓住机遇,任何最初美好的向往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刻变成美丽的现实!



【编后】

这期《向往》的来稿中,有位作者讲述了病魔陡然光顾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

“妻子确诊为:乳腺癌Ⅳ期并椎骨多发转移,如晴天霹雳,击碎了我脆弱的心房。四月是美好,希望孕育的时节,而悲凉与哀痛充斥着我的颅脑,我一度面对墙角哭泣,但想想老人、孩子、病床上的妻子,我要振作起来。于是,奔走于医院、药房之间,休憩于病床之侧,强颜欢笑以慰妻心,乃是向往幸福所致。一粥一饭精心调制,一勺一羹尽心竭力,是向往白头偕老,相随相伴的幸福所致。因为:她的康复就是我向往的幸福。”

平淡无奇的锅碗瓢盆里,盛满了人间真情,正是这些人间烟火,使家庭组织更加紧密,尽管千家万户的故事各不相同,但有位作家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作者李庆余心中“向往”的是布谷鸟的叫声——

“在我的脑海里,布谷鸟是一只快乐鸟。我小的时候就曾经对它唱过:它唱一声‘广广到处。’我就问一声‘你在哪里?’它答一声‘我在山后。’我就问一声‘山后吃么?’它答一声‘我吃扁豆。’我回一声‘扁豆开花。’它回一声‘我吃洋姜。’我和一声‘洋姜有蜜。’它回一声‘放你的狗屁。’我一气之下还一声‘放你的狗屁。’彼此哈哈大笑,快乐无比。”

往年大田里刚刚散发出麦香,布谷鸟就扑棱棱地从南方飞来,可今年麦子收仓入库了,却一直没有听到那个熟悉又热烈的叫声,于是作者有了几多猜想——

“可能是布谷鸟长了脾气,垂青于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不喜欢破碎的山谷,不喜欢有色的河水,不喜欢有味空气,不喜欢雾霾天气,它远飞他乡了。也可能是这几年除害力度大,天上飞机撒药治白蛾,地下埋药治蝼蛄,地上喷药灭青草,害虫死了,相关的蝴蝶、蚂蚱、蚯蚓、蚂蚁、野兔也渐渐少了。是否布谷鸟吃了二手药,难逃不测……”

看,这貌似微不足道的小小向往,可是有着深厚内涵的环保主题啊!

“向往”本周继续征稿,欢迎写下你的故事与大家分享。 征文要求:1000字以内,文体不限。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

投稿邮箱:qjwbxz@163.com